

2013 年盘点

王蒙

一月在《花城》杂志上刊登了我的小说《明年我将衰老》，它其实是我的长篇新作的结尾。大年初三，我还收到了一位女性领导人的电话，盛赞此作。

春季在杭州的浙江农林大学与工业大学，分别举行了王蒙创作六十年的研讨会。王安忆、王旭烽、徐坤、陈晓明等文友的参与，使我感激与铭记。

三月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了我的作品《为什么是三只猫》，它其实是我的长篇小说新作《烦闷与激情》的第一章。我追求的是全然不同的手法与风格，我要写的是“向内转”的感觉与印象。它是小说，是“隐小说”，它具有小说的细节与放大，它隐藏着许多故事与人物。它也是散文与诗，它是王蒙进入八十高龄时的一跃。

五月到新疆，接受了自治区人民政府聘请，担任文化顾问。出席了《这边风景》的发行仪式，又在伊宁市巴产岱乡出席了“王蒙书屋的开幕”。它的一层楼展览了我在巴彦岱的一些图片与实物，例如在伊宁市的户口底案。二楼则是中国出版集团捐赠的书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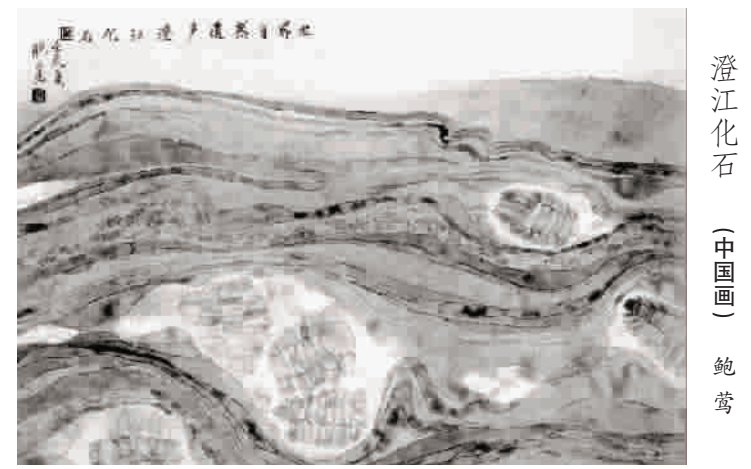
六月出席在海南举行的书博会，与花城出版社一道做了一些推广《这边风景》的事。在文艺报召开的该书讨论会上，此书也得到了比较强烈的反响。

七、八月我仍然是在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写新的长篇。我也还能尽兴游水。

十月号的《人民文学》与《中国作家》同时发表了我的新作的部分章节。它们同时是各自独立，自有一种结构的。

九月二十七至十月二十七，国家博物馆举行《青春万岁——王蒙文学生涯六十年》展览，承蒙厚爱，颇有可感处。

当然，2013 年重要的事情是我与单三娅女士的成婚。经过了天塌地陷的 2012，经过了与瑞芳的永别，感谢芳的在天之灵的护佑，我还要生活和写作，还有自己的家室与劳作，哪怕是明年即将衰老，今年仍然不能懈怠。感谢知我爱我的诸位师长！



澄江化石 (中国画)

鲍莺

晴朗无云的天，我做了一个叫做《阳光教室》的节目。接手节目数月之后，举办了一个作文比赛。一个孩子交了三篇。一个孩子写诗。一个孩子在署名的地方写：我是班长……对于孩子来说：在最需要外界肯定的年纪，参与比赛取得名次，甚至可以影响他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每一个孩子的十二岁，一个成人的厌恶，都足以决定他的一生。而对于成人来说，多么微不足道。稚嫩的蓝色钢笔字让我惶恐。这一刻，我可以决定一个孩子受到鼓舞抑或否定。可是，我又有什么样的权利，行使对一个孩子的心灵的奖惩？

去学校采访。一个孩子，十二三岁的样子，他被罚站在校长室的门口。那个孩子，有皱皱的衣服和红红的小脸。我知道那一刻，他的胸口带着看不见的“红字”。那一瞬我忽然想走近他，蹲下来，听

孩子

叶微蓝

听他心里的话。如果他愿意，我可以采用采访机记录下他的清唱声，让每一个路人听到。

又一个孩子，十四岁。脸庞白皙，非常害羞，敏感，惶惑。她获得一个全国征文的特等奖。我惊异于文辞的丰美，不似初中生所作，至少已是一个成熟

的高中生的文笔。孩子不知所措，喜欢埋头咯咯笑。坐在话筒前，读自己的文章，语速极快。

我伸出手，握住她的小手。她的手指紧张地握在我的掌中，反扣着我的手背。有几下，须伸手点台标，孩子的手却一直握着我的手背，仿佛一个迷途



算起来都有十几年了，那时我还在回聘，每天早晨去上班，在南京西路江宁路口，我常看到一位长者迎面翩翩而来，我总免不了放慢脚步对他看一阵。日子多了，他注意到我，见到我也总是展颜一笑。这哭出鸣啦的笑脸我太亲切太熟悉了！这位长者就是滑稽大师周柏春。可惜我太怕难为情，否则就向前向他问个好。我可是他的粉丝啊！

我 1938 年从广州到上海，课余时间主要是听收音机。收音机我听得最多的是滑稽，因为滑稽好听，加上我不会上海话，听滑稽可以顺便学点上海话。姚慕双周柏春这双档当时红极了，我一直听。有些节目我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它们简直是天才创作，例如《宁波音乐家》。我这里试用音乐简谱把几个句子记下来，让大家看看，请大家用“多来咪”来读“123”。

“242（来发来）。”“24257（来发来啥西）？”“2421357（来来来淘棉纱线）。”“57357（啥西棉纱线）？”“7277272357（细来西细来西蓝棉纱线）。”“24421（来发弗来淘）。”“2441357，213（来发弗淘棉纱线，来淘米）。”“244213（来发弗来淘米）。”“2441357，413，2421（来发弗淘棉纱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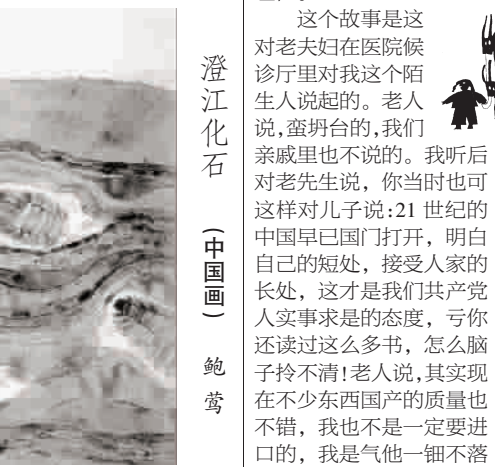
换心

徐慧芬

有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住院置换人工心脏瓣膜，老人手头拮据，向外企工作的白领儿子求助。医生介绍了几种国产和进口瓣膜的情况，儿子问清了价钱和使用期限后说，就用国产的吧，我父亲身体素质不好，实事求是讲，再活十年也差不多了。

换了瓣膜后，老人得知儿子有过这番言论，心里郁闷，但已用了儿子钱，也不敢多说什么，只转弯抹角问儿子：你当初买轿车，说进口的虽价钱贵，但性能好，使用寿命长，还是合算的，这回没用进口瓣膜，怕以后不合算吧？谁知儿子嘻皮笑脸说，因考虑到你是老党员，从爱国主义精神出发，还是用国货比较合适。老父听了气得噎住。

这个故事是对老夫妇在医院候诊厅里对我这个陌生人说起的。老人说，蛮坍台的，我们亲戚里也不说的。我听后对老先生说，你当时也可这样对儿子说：21 世纪的中国早已国门打开，明白自己的短处，接受人家的长处，这才是我们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态度，亏你还读过这么多书，怎么脑子拎不清！老人说，实现在不少东西国产的质量也不错，我也不是一定要进口的，我是气他一锱不落



的离家小孩需要大人不断的保护。

是那么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和每一天那么多来去的孩子不同，她比他们都紧张，都不安。那一天只握着一直握着她的手，终于孩子的手指略略松弛，抽离之后点击台标，然后又继续轻轻握着她的手。

55 分钟，一直。

只是我没有告诉她，我安慰着她的手，也是在安慰着十四岁时的自己。

杨春江研究员承担了扫描辐射计关键部件辐射制冷器的研制工作，红外器件专家徐国森研究员承担了扫描辐射计关键部件红外探测器的研制工作，而尚属年轻一辈的我则承担了扫描辐射计电子学、辐射定标中的关键技术研制工作。在技术攻关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团队成员朝夕相处、荣辱与共，既有关键时刻的相互支撑，也有攻克难关的智慧碰撞，更有欢庆胜利的百感交集，成为同舟奋进，共圆梦想的知心人。1997 年，风云二号 A 星终于首发成功，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扫描辐射计惊艳亮相，中国人首次实现了在太空俯瞰整

弗淘米，来发懒懒。”

这不是又滑稽又可以学宁波话吗？也真巧，在我听古典音乐时，竟然也碰到了“宁波话”。这是大音乐家的一首著名交响曲。为了不唐突这位音乐家，姑隐曲名。曲中有一句是 34567167——56712312，这不是宁波话“米发扫垃圾倒垃圾，扫垃圾倒勒米淘米”吗，只是学徒“来发”换成“米发”了。这个米发就比来发听话，又扫垃圾倒垃圾和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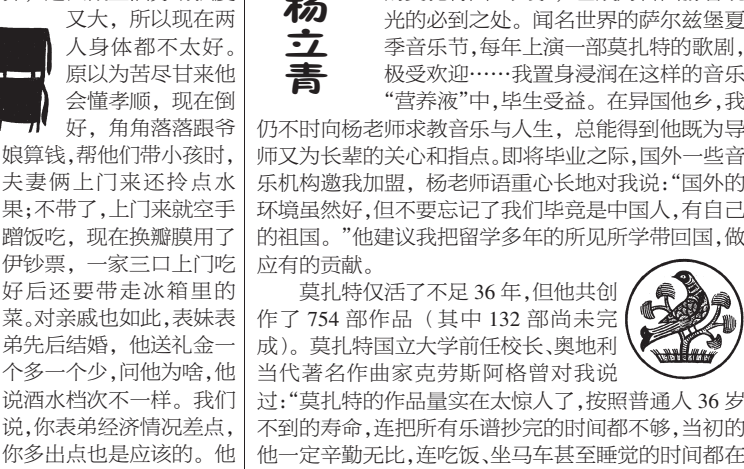
我又想起周柏春教会我一句越剧。我这个人从来不看越剧，可周柏春说越剧和计数搭界，我就很感兴趣。于是他边唱边做数字手势。他唱的这一句是“久别重逢梁山伯”，他唱“久”字打“九”的手势，唱“梁山伯”打“两三八”的手势，我跟着学唱学打手势，把这个句子学会了。我后来常跟孩子唱“九别重逢两三八”，大家哈哈笑。不过我听这句越剧已经能看到周柏春的形象，那应是后来看电视看来的了。

记滑稽大师周柏春

任溶溶

虚空处，处处地方计算，现在连爷几时要进棺材也算到了。

我问这对老夫妇，你们培养他也不容易吧？老人叹气道：就像俗话说的，从小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他想要啥尽量满足他。我们两个普通工人，工资就这么点，培养他读到大学毕业，以后又帮他成家带孩子，一直带到小孩中学住校。我们平时省吃俭用不注意营养，过去做生活劳动强度又大，所以现在两人身体的都不太好。原以为苦尽甘来他会懂孝顺，现在倒好，角角落落跟爷娘算钱，帮他们带小孩时，夫妻俩上门来还拎点水果；不带了，上门来就空手蹭饭吃，现在换瓣膜用了伊钞票，一家三口上门吃好后还要带走冰箱里的菜。对亲戚也如此，表妹表弟先后结婚，他送礼金一个多一个少，问他为啥，他说酒水档次不一样。我们说，你表弟经济情况差点，你多出点也是应该的。他说谁叫他无本事，我是按规矩办事。结果我们不好意思，暗中帮他贴了点……



我也叹了口气：你们的心没换来他的心啊！老人苦笑道，我们的苦心只换来他的私心。听来心酸！一颗心没换来另一颗心，问题出在哪里了？想起一位老学者的话——现行的教育培养出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人子女者，为人父母者，教育和受教育者都该想一想。

一个地球。

我们这些“九三”人汇聚风云二号扫描辐射计科研团队，充分体现了中共党组织对于我们民主党派成员的关怀与信任，同样，“九三”人用突出的贡献，也很好诠释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诠释了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必由之路。2004 年的这次西昌基地相会后，裴云天、杨春江、徐国森已经成长为核心骨干，转向新的事业。我则继续坚守，到 2012 年 1 月风云二号 03 批首发星（F 星）在轨运行，风云二号已经连续 6 次成功发射，胡锦涛总书记曾为此作出重要批示，一个团队的梦想正在变为我国在空间遥感领域不断赶超

滑稽后来演变成滑稽戏，姚周有蜜蜂剧团，我可以说是每戏必看。周柏春还在戏里扮演过女人。记得有一次开文代会，几位沪剧女演员，其中好像有凌爱珍，跟周柏春开玩笑叫他“妇女代表”，说他演的女人比女人还要女人，还要嗲。周柏春嗲起来真是很嗲的！

早些年我天天在凯司令吃早茶，有位老顾客告诉我，他曾与姚慕双在新闻路一家高级咖啡馆同事，这家咖啡馆还有外国人来吃咖啡。跟我说话的这位老顾客以调鸡尾酒出名，曾在美军俱乐部做事。他说，姚慕双的英文非常好。每到发工资日子，姚慕双的弟弟就到咖啡馆来把工资拿回家。他的弟弟总站在咖啡馆后门等，大家很喜欢他，就请他进厨房来，请他吃点心。他这位弟弟当时在著名的工部局育才公学读高中，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周柏春。周柏春当然姓姚，只是在姚慕双唱滑稽需要帮手时，他才化名做了他的幕手。他们哥儿俩那么有学问，怪不得节目那么雅致了。

滑稽大师周柏春，当然还有姚慕双，他们给我的快乐太多了，讲也讲不完，就先说这么一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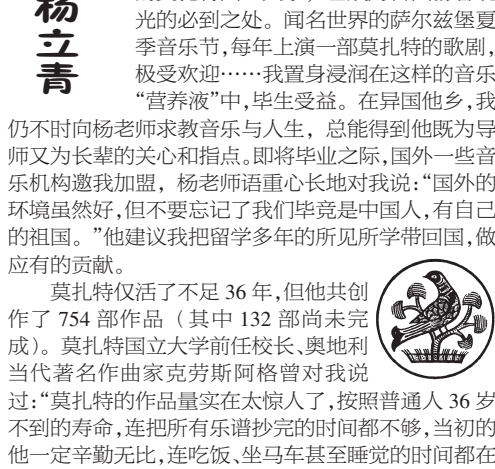
从莫扎特到杨立青

唐瑾

生活在 18 世纪的音乐旷世奇才莫扎特和生前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杨立青，原本相隔遥远，但对于我来说，却有着一条五线谱“旋律”紧紧相连。

十余年前，我从上音附中钢琴专业毕业，得到赴欧留学的机会，但一切都懵懵懂懂，是杨立青老师在关键时刻向我伸出援手，因他在奥地利萨尔兹堡莫扎特国立音乐学院作为第一位华人客座教授工作过。经他热心推荐，我有幸通过考试，进入这所音乐殿堂学习。

萨尔兹堡是莫扎特的故乡，那里的一切充盈着“莫扎特味”，除莫扎特故居、雕像外，以莫扎特命名的广场、旅馆、咖啡厅、旅行社，乃至巧克力球、各色纪念品，多不胜数。位于美丽的米拉贝花园旁的莫扎特国立大学，已成为各国游客观光的必到之处。闻名世界的萨尔兹堡夏季音乐节，每年上演一部莫扎特的歌剧，极受欢迎……我置身浸润在这样的音乐“营养液”中，毕生受益。在异国他乡，我仍不时向杨老师求教音乐与人生，总能得到他既为导师又为长辈的关心和指点。即将毕业之际，国外一些音乐机构邀我加盟，杨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国外的环境虽然好，但不要忘记了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有自己的祖国。”他建议我把留学多年的所见所学带回国，做应有的贡献。



莫扎特仅活了不足 36 年，但他共创作了 754 部作品（其中 132 部尚未完成）。莫扎特国立大学前任校长、奥地利当代著名作曲家克劳斯阿格曾对我说过：“莫扎特的作品量实在太惊人了，按照普通人 36 岁不到的寿命，连把所有乐谱抄完的时间都不够，当初的他一定辛勤无比，连吃饭、坐马车甚至睡觉的时间都在谱曲。”这位音乐巨人真令我敬佩得五体投地！

杨立青老师同样是一位忘我投入音乐和工作的人，他创作的独奏、重奏、合唱、交响乐等不计其数，即使在他担任上音院长大量行政工作缠身之时，仍不断有精彩乐章面世。杨老师作品，无论是早期完全按照传统调性写作的乐曲，还是他 80 年代留学后运用西方作曲技法创作的乐曲，都充满了浓厚的中国人文情怀和传统文化底蕴，曲风深沉抒情，意境含蓄丰富。《九首山西民歌主题钢琴曲》虽是杨老师学习作曲时的习作，而我在演奏时总能感受到质朴、粗犷的强劲西北风格。记得初次试弹给杨老师听时，我们曾对某些段落的速度展开讨论，他一如既往地给我自信，让我自由发挥。

上月，我在上海音乐厅举办《从莫扎特到杨立青》钢琴独奏音乐会，演奏了他们的佳作。谨此向大师致敬，告慰恩师在天之灵。

国际先进水平的宏伟蓝图。

现在，九三学社与风云二号之间的不解之缘又有了新的延续，更年轻的“九三”人正加入到地球同步轨道遥感系统研制科研团队之中。郑利华研究员正带着他的团队攻克光学制造难题，陈凡胜研究员也带领着他的团队攻克红外系统技术难题，他们正成长为这个领域中的领军人才，成为新一代的追梦人。“风云”梦在延续着、扩展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圆梦人，推动着我国空间遥感事业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特色多党合作事业的兴旺，编织起更为宏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之梦！

